

在一本红色笔记本上记录当日的收支情况、人情往来,这习惯我已经保持了10年。

真情快递

那是在刚离开乡村到县城读高中时,为了弄清“究竟花费了父母多少心血”,也为了对自己的财政进行有效监控,我特地设计了“个人账单”,详细地登记每一笔支出和父母每月为我送来的钱、粮数。父母都是农民,父亲在农闲时到搬运站帮忙,肩扛百斤的麻袋,每天才挣3元钱,却要用它维持家用,还得供我上学。终于有一天我从账单上看到一次和“哥们儿”的酒肉钱,久违了的良知一下子苏醒了。

我在“个人账单”记录“50斤麦子”后添上一段父亲冒雪送粮的描述。从此每次从家人手中接过钱,“账单”里都要加“备注”:母亲积攒半年的鸡蛋一只也没尝,全换钱为我买了几本大辞典;父亲生病不肯吃药,把5元钱塞进我手中让我随同学去野外考察……“个人账单”渐渐变成了“情感账单”,一笔笔都是沉甸甸的感情债,它记在笔记本上,深深地刻进我的心里。后来到远方上大学,又参加

情感账单

张培元

摸出一个家里蒸的硬馒头边啃边走,几十公里的路连公共汽车也舍不得坐。望着风雪卷走了他的背影,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了出来。我们能算出父母给自己有形的帮助,比如金钱,但他们用真情化成的无私奉献,为儿女者什么时候感悟过呢?爱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,这才是我们拥有的最大的财富。

工作,我一直没放弃记账的习惯,记的依然是那收支的琐碎和感情流水账。结婚后,妻认真翻阅了我那本厚厚的“情感账单”,城市出身的她真正理解了我对乡下父母的深情,她不仅动员他们来住,还常背着我给她那农村的婆婆寄钱和营养品,并写信叮嘱她保重身体。当然,妻并不是在替我偿还当年的“债”,而那笔“账”我永远也不能清偿。

我和妻的两人世界里,也设下了各自的“小秘密”——“情感账户”。我们都默记对方所付出的爱,然后悄悄做着爱的回报,生活虽然平淡,但爱的涟漪时时激荡。

拥有了这一本本这样的“情感账单”,我们感到自己真的很有福。

人生感悟

像向日葵一样灿烂

吕麦



去年冬天,我的工作、婚姻相继出了问题。

我带着满心的颓废和落寞,回到乡下老家。像一只冬眠的丑蛤蟆,整日蜷伏在房里,回避别人关切的询问和眼光,躲避着世俗的热闹和喧嚣,沉溺在惆怅和忧伤里,一天天地萎靡、凋敝。

3月的清晨,春寒料峭,父亲破天荒地把我从昏睡中叫醒,逼着我吃完热乎乎的早饭。然后,塞给我一把小锄

头,让我跟他一块下地干活。

父亲领我到院外的一畦麦地边。我望着被薄霜浸透的苍黄的麦苗,心头的哀伤如线,眉毛绞成一个难解的结。

父亲弯着腰蹒跚在田埂上,刨出一球球藏在土里的茅草茎,再把地面归置平整,一锄一锄地凿出一个一个小坑。我疑惑地问父亲:“你这是准备种啥?”父亲直起腰,笑着却答非所问地说:“别看庄稼这会儿被霜打焉

了,等会太阳一出来,就又精神哩。”我和父亲忙了一天,麦地四周的田埂两侧,无数个间距整齐的小坑,一眼看上去颇为壮观。

翌日,父亲从镇上种子站买回一小袋葵花籽儿。他在前头一个坑一个坑地点籽,我在后头往坑里丢一粒葵花籽,用脚轻轻拨些土盖上。几天后,麦地四周,就冒出了一株一株娇嫩的新绿。

向日葵苗在春风、煦日的抚慰下,

一天天长高、茂盛。5月,已长到半人多高,蒲扇似的叶片婆娑有声,摇曳着一片葱郁和繁茂。父亲却用一把剪刀,把向日葵茎上多余的新枝、叉头,全部剪除掉。看着向日葵身上,一眼一眼正滴“泪”的创口。我都郁闷地问父亲:“它们……会受伤死掉吧?”父亲笑说:“不会!它们会因了这‘伤’,一心一意地向上长,变得更加粗壮、结实。”我狐疑地看着父亲。

很快,梅雨季来临。连续半个月的阴霾,暴风雨时常夹着骤雨,肆虐着大地万物。许多庄稼、小树,都被大风刮歪、刮倒,有的受不了雨水的冲刷纷纷衰竭死亡。而田埂上的一排排向日葵,虽然被吹得摇摇欲坠,却依旧挺立着,茁壮着,生长着,头顶上无声地孕育出一个一个拳头大小的籽盘。

7月,向日葵一朵朵地盛开,金黄金黄,娇艳灿烂,在田野四周燃烧、蔓延、铺展,形成力量强大的花潮,涌动着一种欣欣向荣的生机和朝气。我的眉头逐渐舒展,莫名的欣慰。

清晨,父亲和我坐在向日葵的花海里。父亲掏出一根烟点上,惬意地吸一口,对我说:“丫头,天会出太阳,也会刮风,下雨,但风雨并不天天有。你看这向日葵……”突然间,我理解了父亲用心良苦。

是的,向日葵的灿烂,经历了伤痛、风雨和等待。如果,人在困境中,亦能一点点地努力,一步步坚持,坚强隐忍、勇于面对。人生之花,就会像向日葵一样傲然挺立,绽放如朝,灿烂如锦。

图/豌豆

世相百态

钱包丢了

林颐

巴士上挤了半小时,昏沉沉下了车。一低头,包的拉链开着,正张着大嘴冲我傻笑。赶紧检查,手机还在,钱包丢了。

到了公司,和各位同事絮叨:“我钱包丢了,幸好包里钱不多。”同事甲马上说:“哈,还不谢谢我,多亏我昨天拉你逛街,帮你清空了钱包。”同事乙接着说:“哇,昨天你们shopping怎么不叫我?买什么了?”一帮女人毫无同情心,开始议论流行服饰,留我独自气闷。

突然手机响,是个陌生来电,对方说:“我捡到一个钱包,里面没有钱了,不过有一堆证件和卡。”

“是我的,是我的……”我一叠声地说,心里那个激动啊,这世上还是有好人的。“请问你在哪里,我现在就过去拿。”

“嗯,有件事先说明白。这钱包您还蛮有用的,再说了,我打电话过来也是要花时间电话费的,您看……”对方停住了,不过那意思够明显的了。我

热热的心凉了,没好气地说:“说吧,多少?”对方“哈哈”一笑:“爽快。你就给200元吧。”“200元!我丢了的也就不过一两百。”我恼了,“钱包我不要了。”“啪”一下就挂了电话。

手机锲而不舍地继续响。还是那家伙!“烦不烦呀你!”我大声嚷嚷。

他嘿嘿一笑:“我不烦。你这钱包不拿回去,重新办理一类证件,那才够你烦的!”

和同事商量。同事甲说:“能找回证件,欢喜都来不及了!”同事乙说:“那人说得也有道理,最多你跟他讲价。”我辩解道:“妈妈从前告诉我,捡到东西一定要还给别人的。”同事甲乙丙丁异口同声:“切,你以为现在还是你妈妈那个时代呀?”

事情就这样毫无悬念地结局了,我拿回了我的钱包,对方得到了200元。钱包是回来了,可我现在的心情,比丢了钱包那会儿还郁闷!

我不是一个热爱追赶潮流的人,当博客在网上如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时,我对写博客却无动于衷。后来,一个相熟的编辑问我:“你为什么写博客?”我反问她:“写博客有什么好处呢?”想不到她滔滔不绝地向我讲了写博客的好处,可以为自己做宣传,可以向别人展示自己写作的风格,可以与编辑、文友就作品及时沟通,可以把稿件存档,以防电脑忽然罢工。那么多的好处,我怎么没有及时发现呢?

没等编辑再作更多的动员,我就申请了一个博客,把自己发表过的稿件传了部分上去,没有多久,就有网友留言,羡慕、鼓励、赞美,让我感觉良好。写博的劲头更足,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更新博客,等待网友的留言,跟贴,我再及时回帖,交流各自感受,那种互动、牵挂的心理让我感觉到网络的无比美妙。

有一天,我接到一个北京的电话(因为我的博客上

留有我的电话),是位报社编辑,她对我说,从我的博客上下载一篇文章,希望我能告知地址,以备她寄发样报与稿费。这可真是天外来财!博客的好处又多了一条。

有一段时间,我接手两家报刊的专栏,忙得焦头烂额,也就无暇打理博客,任由它荒芜着。等可以歇口气时,到博客上一看,网友留言乱七八糟的啥都有。漫

精心呵护,细心耕作,才能有满意的收获!即使有心存不良者,他们也是见不得阳光的,何必怕他们呢!再说,你写博后,究竟是谁的,还是谁的多?

想想也有道理,我在博客中收获远方文友的友情、鼓励,还有编辑的支持,并且也为自己的写作风格起到了宣传作用,又何必担忧那些微不足道的弊端呢!尤其是编辑朋友

那句农民的比喻,让我感到眼前一亮,农民种田需要辛勤耕耘,精心护理,细心关照,才能让庄稼长得

蓬蓬勃勃,我写博也不能懒啊!要是我能够及时回答网友的问题,及时处理、沟通,也不会出现矛盾,更不会因此与网友有隔阂。现在,我常与当地文友们开玩笑说:“我承包了一块田,自己耕作。”他们会惊奇地问:“真的吗?”“怎么会假。”我掏出名片,博客一栏的地址就写着“我的自留地”!

仲利民

写博犹如种田

心灵驿站

老婆近来有两大变化,使我们这个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的家庭有了生活活色。

一是衣着比过去讲究多了,无论是数量、款式、质量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原来女人真的是靠衣裳武装起来的,那心情就跟那衣裳的款式、色彩一样喜气洋洋。二是涉足股市了,不再安分于炒基金,她要在股市里大起大落,感受惊心动魄的波澜壮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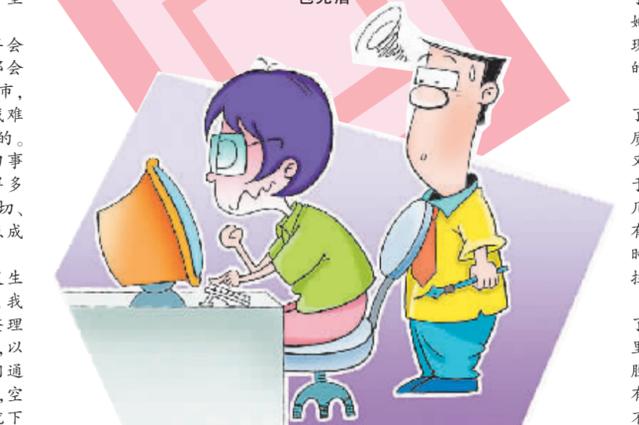
她是什么时候涉足股市的,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,大概就是在全民炒股那会儿。她悄悄地将存款取了出来,投进了股市,天天眉飞色舞地跟我谈股论经。她说千载难逢的“牛市”,再不抓住机会会终身后悔的。那会儿,老婆还真不把我拿的稿费当回事儿。她将我递过去的一叠汇款单子推得老远,非常不屑地“切、切、切……”。在这“切、切、切……”的声音里,我仅有的那么一点成就感顷刻之间化为乌有。

从这一刻起,我们的位置很自然地发生了变化。她一回家,我就主动将电脑让出。我甚至有点讨好地将藤椅摆正,将桌面整理好,把她的笔记本放在电脑的正前方,以便她做笔记,登记信息,好向她的朋友们通风报信,互通有无。或者将对财经频道打开,空调打开,营造一个清凉的世界。然后我就下

万家灯火

老婆蒙在“股”里

包光潜



厨房,择菜、洗涤、做饭,把写文章的构思全抛到了九霄云外了。

大夏天的“牛”有时候不听主人的话,进了水里就不肯上岸了。牛市的“牛”也一样地倔强,见了水就不要命地扑了下去。一夜之间股市暴跌,老婆的脸色开始难看了,有一天,她快快地跟我商量,能不能给她个两三千,她想补仓。这个时候,她才发觉稿费拿在手上是实实在在的,而股市上的钱只是一个或好或坏的心情而已。

老婆跟我说,等解套了,她就不炒股了,买点基金总比存钱好,像她这样心理素质的人不适合炒股。可是,股市一上扬,老婆又活跃起来。我几次劝她盆盆洗手但都无济于事。我继续写我的文章,拿出来发表,换回几个革命的小钱,欢乐着心想,收获着实惠。有一点,我已经决不妥协:当地向我伸手的时候,我便闭着眼睛,一言不发,无论是她拿扫帚还是踹脚,我自岿然不动。

经过一番波折以后,老婆变得安静多了,不再一惊一论了。尽管她一直蒙在“股”里,抬不起头来,但我还是要感谢魔鬼般的股市,它让老婆的心理素质得到了从所未有的锻炼。我越发感觉她比过去美丽多了,不仅是那身上衣裳的款式和色彩的变幻。

“快去命令九连占领634高地!动作要快!”他大声对陈国庆说,脸突然涨红了。敌人没有在最近骑盘岭的632高地设防,当然没有理由在自己防御纵深的634高地上部署兵力。但现在对方已经发现他们,634高地很快就会变成敌我首先要争夺的目标!

陈国庆从山腿上跑下去。不大一会儿,一支稍显混乱的队伍就出了沟底的树林子,同其他两个连一样绕过山腿南端,顺着632、633高地西侧山脚下的洼地向634高地奔去。刘宗魁心里一阵激动!

——这个连是不能打仗的!——但现在却又不能让他们停下来!他没有别的部队可用了!只有占领了634高地,全营在今天的战斗中才能取得主动!

十四 由于早晨没吃早饭,九连由黑风洞向632高地地区的奔袭行动就进行得更加艰难。

九连是后卫连,必须等到八连上路后才能启程。如果程明和梁鹏飞两人中有一个稍微多一些经验,便会想到当全营一路纵队行进——况且是在敌人的炮火和雷区威胁下攀登陡峭的骑盘岭时,前卫连和后卫连出发的时间往往要相差半小时之久,而这段时间是可以用来让全连吃饭的。涧

底炊事班那儿虽然有一口菜锅和一口锅,但被敌人的炮弹炸飞了,可另外两口饭锅还完好无损,敌人炮击前它们没有熟,炮击过程中却自顾自地熟了。但由于他们没有经验,这段时间内又发生了一些事情,全连仍没能吃上那两锅已煮熟的饭。

教导员陈国庆匆匆从冲沟深处跑出来,神情激动地喊:“程连长,你们连全到了吗?”程明心里“咯噔”一声响。这个人向来十分文静,今天如此激动,不能不让他立马紧张起来。

“报告教导员,我们全到了!”“程连长!副团长大命你们连,立即去抢占634高地,越快越好!”他在程明面前站定,涨红了脸,大声说。

“明白了!”程明下意识地问回答一声,不知为什么先扭过头去,慌乱地望一眼东南方被633高地半遮着的634高地,又摸了摸胸前冲锋枪的保险。忽然,他的心境变了!

由于七连和八连已占领了632、633高地,634高地又与敌人防御纵深最靠近,后面这座高地在他眼中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!

——原来你以为自己不会打仗,连队也不能打仗,刘副团长就不会派九连去打仗,可是你错了!

“吴彬,快把三个排长和副连长喊来!”他朝自己的通讯员叫一声。此刻他的头脑已迅速变成了一个真正军事指挥员的头脑:目前除了鹿嘴峰山腰上敌人的两挺高平两用机枪外,整个632高地地区还没出现一个敌人!副团长让他们越快越好,他自己也认为越快越好!只有迅速控制634高地,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才能取得主动!

副连长姜伯玉和三个排长不到半分钟就全体站在他面前了。程明立即向他们发出命令:“一排长,我命令你们排马上跑步去占领634高地!二排三排,在后面跟进!”

此刻,634高地上是寂静的。九连一排长林洪生带着一排在632高地西侧灌木丛生的洼地里快速奔跑着。不仅留在631高地南方大山腿上的刘宗魁认为634高地上没有敌人,眼下林洪生也认为634高地上没有敌人。全连干部中只有他一个人参加过几年前春季的

边境战争,那场战争不仅给了他许多难忘的记忆,还给了他许多战场经验。

现在他带着一排越过632高地和633高地结合部的谷口,进入到633高地西侧了。脚下的洼地逐渐陷下去,终于成了一道不足两百米宽的冲沟;冲沟里长着密密的矮树丛、蒿草和荆棘。再往前跑一段路,他又在约有两百米高的山顶顶端望到了一座孤立的主峰,主峰十几米高,四周全是陡直的悬崖。林洪生心里“咯噔”响了一声,凭着敏锐的直觉,意识到634高地上有可能埋伏着敌人了!

634高地上那座直立的主峰——它在战术上是几乎无法攀缘的,但若是敌人先改造并利用了它,634高地就会成为扼守敌人两大防御地区结合部的一扇难以敲开的大门!

于是他的意识中多了一点东西:不仅高地上可能埋伏着敌人,这条冲沟里也有可能埋伏着敌人!

我曾经问她,那些没有光明、没有希望的日子,她怎么度过?她淡然一笑,说:“还有你爸爸,还有你姐姐和哥哥,为了他们,我也得活下来。”

我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,即使是在众叛亲离,甚至连她的家人也劝我离她离离、划清界限时,我爸对她也始终不离不弃。我妈被隔离审查时,我爸专门托人送进去一瓶她最爱吃的辣椒油,瓶底隐藏着一条纸条,叠得小心翼翼,上面有我爸亲手写的10个字: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”看到那些熟悉的字迹,我妈泪流满面。她把纸条藏在贴身心口的内衣口袋里,每当夜深人静,就会一次次拿出带着她体温的纸条,在冷冷的月光下看得出神。

重新站上讲台后,她依然是最好的老师。那时,她和我爸说得最多的就是:“十年,耽误了太多时间,现在一定要把荒废的光阴都补回来!”

多年后,我问过我妈,她是否曾经后悔,后悔没有去台湾,去享受“赵家二小姐”的荣华富贵?每此时,我妈总是一笑而过:“我要去台湾,遇到你爸爸,怎么还会有你啊?”

这就是我妈的故事,也是我在申请达特茅斯时所写的命题作文。作文里,我的英文远远算不上流畅,但我想,一定是字里行间的真挚情感打动了Judith,也打动了其他

的录取官员。后来到了美国,在一次中国学生的聚会上,谈起申请作文,一个女孩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你不如说张芝谋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吧!你的作文,他的电影,都只会描写‘文革’,描写中国人的苦难,来换取老美的同情和眼泪!”

我没有反驳,也没有争执,但我心里却最明白:这绝不是换取同情和眼泪!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,却实实在在地在我们身边发生了。记录它,描写它,是为了永远地记住它,也是为了永远地远离它。

(三)“超一流”推荐信 印象中,推荐信从来都是上级推荐下级,老师推荐学生,目的只有一个:以权威和中肯的评价让你申请的大学对你增进了解和信任。但是,看到达特茅斯对推荐信的要求时,我却愣住了:除了两封来自老师的,居然还要一封来自朋友的!这也算是推荐信吗?



朱秀海 著